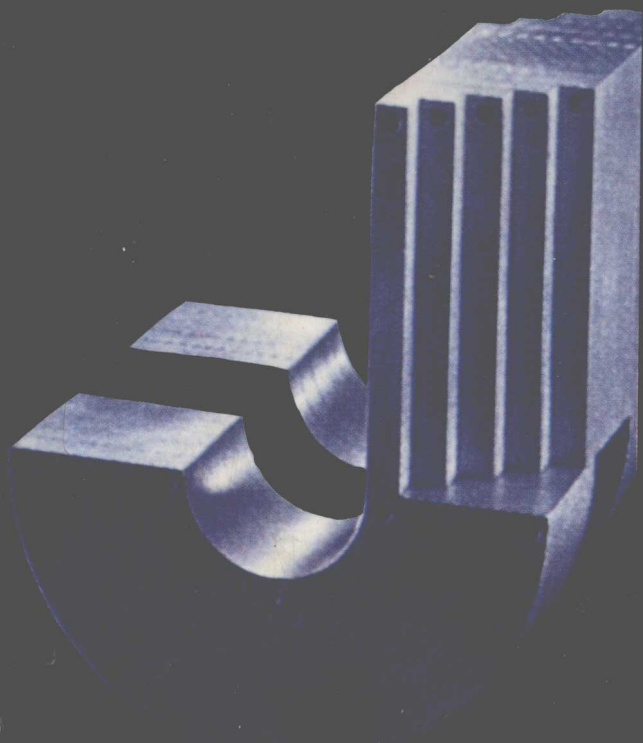


20

世紀末中國文學作品精選中篇卷②

愛情錯覺

● 雷達/白燁/編選



20

世紀末中國文學作品精選中篇卷②

愛情錯覺

● 雷達 / 白燁 / 編選



10
3434

爱情错觉

AIQINGCHUOJUE

白桦 雷达 编选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25印张

2插页
350000字

金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7000册

定价：24.00元

编者的话

1994 年的中篇小说选集，分一、二两卷，共收入十六部中篇小说。

一卷的八部作品，有六部是从不同侧面切入生活的写实之作；这里有写家长里短的（《家道》），有写党政机关的（《穷县》），有写乡镇题材的（《白菜萝卜》），加之新体验的《预约死亡》、反荒诞的《先锋》和新法写史的《生命通道》，可以说以各有千秋的发见和风范展现了 1994 年中篇小说创作景观的方方面面。

二卷的八部作品，大多涉及情爱生活，但观测点各见其妙，手法上自出机杼，由《溺》、《父母爱情》和《某》等作品顺序看来，可以说反映了情爱的人类主题在我国现当代发展演进的基本脉络。读者也许应当特别注意一下《某》、《情幻》、《爱情错觉》等几部作品，它们在感知情爱和抒写情爱上，都颇与传统的情爱小说不尽相同，带有以新的眼光传达新的现实的明显意蕴。

总之，选编 1994 年度的中篇小说，我们在注意作品的生活内涵和艺术情味的同时，还对这一年的文学新人的中篇力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像前几年已崭露头角的何申、毕淑敏、刘醒龙、关仁山、阎连科、张欣、张旻，像还为更多的读者所陌生

的迷平、徐坤、张卫明、姜丰、刘静，差不多构成了这两本中篇小说的主要阵容。可以说，这两本中篇小说选集，在展现 1994 年中篇小说的创作丰收上和反映文学队伍的新人辈出上，都是极好的明证。

编 者

1995 年元旦于北京

目 录

溺.....	周大新(1)
某.....	迷 平(44)
情幻	张 旻(130)
爱又如何	张 欣(183)
爱情错觉	姜 丰(238)
父母爱情	刘 静(277)
行色匆忙	阎连科(342)
青城之矢	赵德发(404)

溺

周大新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穿蓝旗袍的女人，记得她那声尖尖的惊叫。那声惊叫虽然音量不高且已经历了几十年的磨蚀，今天却依然像刺一样尖厉地扎着我的耳朵。那声惊叫响在一个秋天的上午，那天上午国小的刘先生把我们十二个女孩叫出来，往我们每人手里放了一束鲜花，说，呆一会儿省府里有几位女士要来视察我们学堂，你们就站在学堂门口，等女士们从乘坐的马车里下来之后，你们拥上去把花献给她们。他说完，还做了一个碎步小跑双手献花的动作，他跑起来左右摇晃，有点像鸭子，惹得我们一齐咯咯咯直笑。我们的笑声还未落地，一个穿蓝旗袍的女人由一位男子陪着向我们走来，刘先生恭敬地迎上去含了笑报告：夫人，都已经照你的吩咐准备好了。那女人点点头，走近仔细地审视着我们，她像分糖似的把她的目光分给我们每人一眼，看到我时双眉先是一扬，随即响起了那声让我终生难忘的惊叫：嗨，这丫头咋长这样丑？！不行，换一个！

.....

接下来别人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被蓝旗袍女人的那声惊叫砸懵：我丑？我丑？我丑？！我晓得我那阵不能

哭，我拼命用牙咬住下唇，但泪水还是糊住了我的眼睛……

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听人说我长得丑！

那一年我九岁！

那个秋天的中午我噙着眼泪跑回家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娘的屋里照镜子，我要弄明白我究竟丑不丑！我在镜子前站了很久很久，也许是那蓝旗袍女人的惊叫在提示的缘故，我头一回注意到镜中的那张脸是有不少毛病：双颊上有许多麻坑，两眼如一条细线且分得太开，鼻子有些塌，嘴大得太过，还有两个牙向外凸着，头发又黄又细。我发现了这些可我的心却在固执地否定这就是丑：也许有的人就该长成这个样子，长成这个样子兴许也叫美哩！为了验证我的这个念头我想和大姐站在镜前比比，只要我和她在镜中看去一样入眼，我就不丑！为了不让大姐觉察出我的心思，我把娘搽脸的胭脂在镜子上抹了一点，我说大姐你来看看这镜子上抹的是啥东西。大姐闻声走过来，大姐长我三岁，在大姐伸头去察看镜子上那点胭脂究竟是什么的当儿，我飞快地把她的脸和我的脸做了比较，这一比我心中一冷，大姐的脸看上去的确比我入眼，我自己看她的脸也比看自己的脸感到舒服。但对这个结果我还是不服，也许是大姐大我三岁的缘故，我要长到十二岁也可能和现在的她一样耐看。二姐只大我一岁，和二姐比可能比较平等。我于是又想和二姐比，我把娘的木梳掰断了一根齿，尔后向二姐叫道：二姐你来看这木梳咋会断了！二姐闻声跑过来，在二姐看木梳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脸和二姐的脸比了一下，这一比我的心中又一寒：我的脸不如二姐耐看，我看二姐的脸比看自己的脸心里顺畅。天呵，我的心真正有些慌了，但我还是不甘心：二姐毕竟大我一岁，我再长一年说不定和她一样好看。我于是又想到了妹妹。我那时已经知道和哥哥和弟弟们比不出啥子名堂，女娃应该和女娃比。

妹妹小我两岁，对她我可以直接指挥，我站在镜前朝她喊：喂，你过来！妹妹就乖乖地站到了镜前，我将脸朝妹妹的脸贴去，那一刻是可怕的，镜子清楚地亮示出：妹妹的脸柔和而甜美，而我的嘴、眼、鼻子、眉毛和双颊样样比上去都显别扭。我不得不承认，我长得丑，丑！我捂了脸哭着跑开了，妹妹不知所以的边喊着三姐边追过来，我跑进睡屋，关上门。

那天后晌我没去上学，家里人都以为我病了。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蓝旗袍女人的那声尖叫像一群白色的鹅一样伸头围着我：这丫头咋长这样丑？！这丫头咋长这样丑？！这丫头咋长这样丑？！……

就是从那天过后，我开始找理由不再和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不再和姐姐、妹妹在一起玩，我害怕爹娘和家里的仆人们暗中拿我的脸和姐姐妹妹比，从而看出我的丑来。我那时还在天真的年纪，我天真地以为，只要他们不拿我和大姐、二姐和妹妹比，他们就看不出我长得丑。

对于我的这些变化，整日忙于买盐卖盐赚钱的爹和常常躺在床上吸烟的娘并未留意，只有做饭的刘妈稍稍有些惊奇，小声嘟囔着：三姑娘这是咋着了？

逢到天气暖和的傍晚，姐姐妹妹和哥哥弟弟他们以及仆人们的孩子，常在前院里做“扯羊逮”的游戏。大伙挨个扯住前边人的衣裳后襟成一队，队伍的对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必须想法躲过排头人的保护而抓住排尾的那个人，为了避免被逮住，一队人如扫帚一样左右摆动，随着队伍的大幅度摆动，笑声叫声便响彻了整个院子并能把院中三棵榆树上栖落的宿鸟吓得逃入迷蒙的暮空。每逢游戏开始时，我的心就痒痒得也直想跑过去，也像他们一样跑、一样叫、一样笑，但我忍住了，我咽了

几口唾沫把那个想要快活的愿望压下去。我只是眼巴巴地隔窗而看，我怕大人们把我的脸和姐姐、妹妹的脸拿来对比从而看出我的丑来，学堂里的人们已经知道我长得丑了，在家里再不能让人看出，不能！

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对人们用“对比”这个法子去论人说事感到了仇恨，倘若人们不会对比，不用对比这个法子，不就可以发现不了人的丑了？是谁最初教会了人们对比？

我曾以我有限的智力想把自己的脸往美处变，我想先把颊上的那些麻坑弄平，这东西最丑。我一连几天琢磨着把那些麻坑填平的方法，我从刘妈用面糊填平面板上的凹坑得了启发，偷偷和了半碗红薯面糊，拿一根小棍蘸上面糊往脸上的麻坑里填，我是头天晚上对镜填上的，填上我就睡下了，我想这些和我肤色差不多的面糊会很快长在我的脸上，没想到第二天起床时手一摸发现它们全都掉了。我为此哭了一个早上，那天早上全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流泪的真正原因。

我不想让家里人看出自己丑的希望最后破灭于一个后晌。那是来年春天的一个后晌，我爹兴冲冲地进家宣布，县长大人晚上要到我们家作客，爹要我们兄弟姊妹和仆人们都穿上最好的衣裳，把手脸洗洗，把院子和屋子收拾干净，并交待我们各自呆在自己的屋子里读书，不要乱跑。天擦黑的时候，县长坐的马车碾着街上的石板咯噔咯噔地滚到了门前，我听见爹娘在门口谦恭地和陌生的男女说话的声音，随后，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就响进了后院。一种想看看县长是什么模样的欲望像蚯蚓一样在我心里乱拱，但我没敢乱动。没过多久，爹忽然出现在我们兄弟姊妹们的房间门口，爹高兴地说：快，你们把衣服抻抻，头发梳梳，跟我去后院，县长要见你们！我慌忙拿起木梳去梳头发，一种要见县长的新奇使我忘掉了平日的决心：不和姐姐、

妹妹她们走在一起。我快活地站在大姐、二姐身后，准备随时着她们走，不想就在这时爹拍了拍我肩头说：小三，你不用去了。我一怔：为啥？你在这儿看着门吧。爹应了一句，便领着大姐、二姐、哥哥、妹妹和两个弟弟他们走了。看门？佣人们都站在院里还用看门？我怔了一刹之后，喊过一个女佣，我说你在这儿看门。说罢我就往后院跑去。那阵子后院的客厅里灯火通明，门虚掩着，我听见爹正在逐个介绍着大姐、二姐、哥哥、妹妹和弟弟们的名字，我拿不准该不该立时推门进去好赶上爹给我介绍，我在门口站了一会，我隔门缝看见那县长哈哈笑着对爹说：恭喜你呀吴先生，你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而且都长得漂亮可人，可真是让人羡慕哩！爹干咳了一下，爹说，还有一个女儿，去她姑家了。哦，哦。县长又笑了，你这样儿女成群，晚年可是要享福的呀！……我惊站在那儿：爹为啥说谎讲我去姑家了？他刚才不是还让我看着门吗？这当儿在客厅里沏茶的刘妈开门出来，看见我站在门口，吃了一惊，一边把我往暗影里推一边说：三姑娘，快随我回前院！我被刘妈扣着向前院走，委屈地诘问：爹为啥说我去姑家了？刘妈叹口气，刘妈说：唉，真不明白，都是一个娘生的，咋就你长得这样——，八成是因了你爹喝酒你娘吸烟——

刘妈没有再说下去，我的身子一个激凌，就在这一瞬间我明白了，爹不让我去见县长是嫌我长得丑！爹怕我这副长相给他丢人！哦，这么说，在这个家里，我的丑其实是人人都明白的！连你的爹都嫌你长得丑哇！我摔开刘妈的手跑进睡屋，我所能做的仍是扑到床上去哭……

也就是在这个晚上，我决定去求剑二奶。剑二奶是北街的神婆，平时常用一把桃木宝剑为人们消病去灾，我想她兴许能为我想了个变得不丑的法子。我是在一个正午人们都歇晌时去找

二奶的，去时我偷偷从家中的盐仓里给二奶拿了一小袋盐作为礼物，进门我就把盐递到二奶手上，我说，二奶，俺没有钱，俺给你带了点盐来，俺求你让俺的模样变变。二奶怔怔看了我一阵，二奶摇摇头说：小三，二奶不看这病。我一听，就哇地一声哭了。二奶后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吧，我来给你破破！二奶找来五根干树枝，在地上摆了个“丑”字，让我站在“丑”字中间，她提着她那把桃木宝剑绕着我转，口中还说了些听不清的话，之后让我从“丑”字上下来，她把那五根树枝拣起点火烧了。二奶后来对我说：回去吧，小三，说不定哪天夜里会有神女去找你，把你的模样变变，让你变成一个漂漂亮亮的姑娘！

.....

此后，我常常夜里做梦，梦见有一位神女来到床边，向我的脸上指指点点，我以为那是在取走我脸上的丑，几乎每次都是笑醒的，但每到第二天对镜一看，我还是原来的模样。梦一次一次的落空，终于使我原来的希望变成了绝望。不过，那时我还没有想到去死，想到死是在十二岁的那年冬天——

那年冬天好冷呵，雪没完没了地往下落，似乎想把整个南阳城埋住，学堂里好多学生因为怕冷不上学了，我两个姐姐、哥哥、弟弟、妹妹都找借口留在了家里，只有我仍按时去学堂听课。我不是不怕冷，我是不想留在家里，我不愿和长得“漂亮可人”的他们坐在一起。“漂亮可人”是那位大嘴巴的县长说的，它和蓝旗袍女人的那声惊叫一样牢牢钉在了我的心中。

我在学堂里的日子也不轻松。我不愿和别的女学生坐在一起，我怕她们；我恐惧站在讲台上背书，我怕人们审视的目光；我听到别人念“丑”、“难看”、“不入眼”这些字词时就浑身一抖，我怕他们那是在说我。我活在一种不安和惊恐中，我把书

本上所有的“丑”字，都用黑墨抹掉，我恨它！

我们的国语先生年轻，他的教法常与别人不同。在那个雪花飘飞的静谧的上午，他挑出了四首唐人咏雪的绝句，要我们背，一首是祖咏的“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一首是刘方平的“飞雪带春风，徘徊乱绕空。君看似花处，偏在洛城东”。再一首是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还有一首是罗隐的“尽道丰年瑞，丰年事如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我们背了一阵之后，他随手点了四个男生四个女生，我是四个女生之一，要我们成四组先后上台，两人一轮一句地把四首诗再背一遍。我一听就有些着慌，不过我咬了牙准备上台，我想我的记性很好，我会很熟练地背过来。万没料到的是，当轮到我和那个叫甲富的男生上台时，那个面粉商的儿子甲富竟坐在椅上不动，说：我不愿和她一组！国语先生诧异了问：为啥？甲富说：和她一块背书，过后别的男生会笑我！我立刻明白了他的话意，这像一块砖头从房顶落下正好砸在了我的头上，我踉跄着摇摇晃晃地冲出学房，跑到了雪花飞扬的街上。正舞着的雪花撞上我滚热的脸，立刻化成水伴着我眼里的泪一起向白色的地面坠落。我在空旷无人的街上茫无目的地跑着，像要躲开什么怪物的追踪，我直跑到迈不动腿时，方向家里走。进了院门，我没去睡屋，径直去了娘的屋子，娘正躺在床上咕噜咕噜地吸烟。屈辱给了我巨大的勇气，我站在娘的床头嘶声问：娘，你说，你咋会把我生成了这个样子？娘显然吃了一惊，娘抬起苍黄的脸瞪了我一刹，似乎在琢磨我的话意，随后她的眉毛跳起来了，她捶了一下床帮吼道：好你个死女子，你敢这样问你娘？！告诉你，老子当初就是不想要你！老子吃了药想把你弄掉，可你削尖了头非要来不可，怨我！老子生三个儿女都生够了，可你爹个杂种，还

要生，生，生！生得可好，看把老子的肚子生成啥样子了？！娘边说边撩开她的衣裳前襟，把她那黄苍苍搭拉好长的肚皮露了出来。现在好了，你爹那个杂种嫌我难看了，嫌摸我的肚子难受了，就去找别的女人，去摸人家的光肚皮了！可你这个丑东西，还嫌老子心里烦得不够，还怕我不早死。滚，滚，滚！娘把她的烟盘子朝我扔来，砸到了我的脖子上，我感觉出有一股温暖的东西顺脖而下，我知道那是血，但我没动，我仍然固执地问：你为啥把我生成这个样子？娘跳下床，连踢带打地把我搽到了她的门外。

我被屈辱和气愤推着向爹的帐房走。我猛地推开了帐房门，我没想到爹的屋里会有一个漂亮年轻的女人，那女人的上身衣扣全都解开，爹正俯在女人的胸上用嘴唇噙住一个奶头吸着，就像我的弟弟当初吸着娘的奶头一样，我被这场面弄得有些发呆，一时忘了说话。爹抬头惊看了我一眼，随即便抓起算盘向我砸来。

死的决心就是那一刻下定的，是在我从爹的房里奔出来的那一刻下定的。就在那个雪花依然飞舞的晚上，我趁娘去吃饭的当儿，蹑手蹑脚潜进娘的房里，从一口木箱里找到了一撮大烟——我曾经听刘妈说过人吃这个会死。我大口地吃了下去，尔后躺在了娘的床上。我不知道我吃的不是烟土而是烟壳，且吃下去的量远没有达到死人的程度。我在一种似睡非睡的奇妙状态中听到了人们惊慌而杂沓的脚步声，听到一个人在叫：催吐！催吐！我感觉到有几只手在摆弄着我，我看见有一只伞一样的大手在我的头上晃来晃去，那只大手上写着一个巨大的字：丑！那个“丑”字的每一笔划看上去都像锋利的刀刃一样……

死的办法还有很多，我本来可以继续死下去并最终成功的，

但爹、娘在救醒我之后说的那些话让我停止了这种努力。爹说，这个丑丫头，真死了倒也好！娘说，死了倒少让我烦心！这些话像石头一样敲得我心头哐啷一响，好么，你们既是一心要我死，我反偏偏不死了！我不死，县长再来家，爹你就还需要说谎话：还有一个姑娘去她姑家了！你不是怕我丢你的脸吗？那我就偏要给你丢丢！娘不是怕烦心吗？我就活着让你烦，看你能烦成啥样子！

于是不死的日子开始了。学堂我根本不想再去。爹听说我不去学堂，发了狠说：不想读书就给我干活，省得你吃饱了没事干尽想些歪的，从明儿起，去盐仓里碾盐！

我咬牙去了盐仓。我们吴家世代卖盐，有一个很大的盐仓。盐仓里有一盘驴拉的石碾，我爹平日就用这盘石碾把枣大的盐粒碾碎，尔后再拿出去卖。爹让我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往碾盘上添大盐粒，再把碾碎的盐收起来装进袋子。这个活不重，可也不轻，不过我默默地干下来了。每天，当我随着那头毛色发灰蒙了眼罩的驴子在碾前转时，我心里坠着的一个问号就这样转来转去：我的脸还能不能向不丑处变？

刘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常常在她干完了活儿的晚饭后，坐到我身边絮絮地说：想开点，三姑娘，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日后说不定还会变成个美人哩！……

我明知道她这是在安慰我，可她的这些话语还是像蝴蝶一样在我的心里扑扇开了，把我原先死灭了的对相貌变美的希望重新扇旺：就是，也许上天看我可怜，会让我的脸越变越好看，不是人人都说女大十八变么？我为什么就不能变呢？

我开始在干活的同时满怀希望地等待。我又重新对镜子有了兴趣，原先挂在我睡屋里的那面镜子被我砸碎扔了，我又悄悄给了刘妈点钱让她去街上买了一面。我天天去镜子前照，在

那面圆形的镜子里，随着日子的一天一天流走，我看到自己胖了，胸脯挺起来了，臀部变宽变大了。在这同时，我感觉出自己的心也在变，我开始对男人的目光十分敏感，任何一个男人朝我看上一眼，都会让我心里莫名地颤动半天。我夜里开始频繁地做梦，那梦中总有一个英俊的男人向我微笑，并轻轻悠悠地向我伸过手来。我的身子常常被这种梦境撩拨得躁热无比惊悸。我在盐仓干活的间隙开始更频繁地照镜子，但镜子里的那张脸却变化不大，两只眼依然很小且间隔很宽，鼻子仍是平塌塌的，嘴照旧很宽，两颗凸出的门牙仿佛又凸得更厉害了一些，头发虽说密了点却还是像入冬的茅草一样发黄，两颊上的麻坑也并未见平下去。我的心重又开始变得焦躁：老天爷，发发善心，让俺的这张脸变变吧……

我十六岁那年，大姐出嫁了。大姐的出嫁，使梦中的那个英俊小伙在夜晚更频繁地出现在我眼前。就在这年秋天的一个正午，我爹差人把西街的媒婆三婶叫来了。三婶一进院门就含了笑叫：老东家，你叫我来是给你说儿媳还是找女婿！找女婿。我听见爹应了一声。是给二姑娘找？我隔窗看见爹摇了摇头。我的心当时猛然一蹿：难道是我？片刻之后，爹果然说了一句：给小三找。我虽然猜出爹是把我当个累赘想早推出家门，可当时还是对他生出了感激。那整整一天，平日在梦中见过的那个小伙就总在我身边转，我觉出我的脸一阵一阵发热，两腿反常地变得很软。

三婶是第三天晚饭后来回话的。看见三婶进了爹的屋子，我赶紧走到爹的房子后窗那儿，这是我的终身大事，我多想立时听个明白。三婶的声音很响，三婶说找到了人家，是福至街开当铺的崔家，崔家很愿和你们吴家做亲，一听说我提的是你们家的姑娘，立马应承下来，你们两家做亲，可真是门当户对哩！

爹嗯了一下，似乎还笑了一声，不过他没我笑得早，三婶的话音刚落，笑纹就跳上了我的脸。崔家就一个儿子，叫东成，我见过，人长得高高大大，面孔白净。能找到这样一个男人我可是知足了！我正暗自高兴，万没料到三婶又说道：不过嘛，他们崔家倒是钟意你家二姑娘，要我说你也该先嫁二姑娘，二姑娘还没出阁，咋能嫁三姑娘呢？他们说只要你肯许二姑娘，要他们出多少聘金都成，你定个数就行，他们不说二话……

三婶底下的话我没有再听，我也没有力量去听了，我是扶住墙才勉强走回自己睡屋的，我知道崔家为啥要娶二姐，我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强撑着起身去盐仓干活，爹看见我时叹口气，我明白他为什么叹气，我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照旧默默地在盐碾前转……

二姐是这年年底嫁去福至街崔家的。第二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刚从盐仓里干活回来，刘妈忽然急冲冲地跑进我屋说：三姑娘，你爹让你赶紧换上新衣裳梳好头去客厅里。我问干啥，刘妈说有一个老先生领着一个小伙在客厅里喝茶，他们父子可能是你爹生意上的朋友。我一愣。刘妈这当儿附上我耳边说：那小伙子长得可是一表人材呐，我估摸你爹是想让那小伙子相相你，如今这是刚兴起来的规矩，你快去！我听了心又猛跳起来，但这次不是因为欢喜，是因为恐惧：人家会相中我吗？换衣服时，我的手因为恐惧哆嗦得连扣子都扣不上，最后是刘妈帮我把衣服扣好把头发梳拢的，我战战兢兢地往客厅里走，仿佛不是去见男子而是去见老虎。进了客厅，爹给我介绍说：这是你徐伯伯，那是你徐济哥！我紧忙鞠躬，尔后按爹的手势在一张椅子上坐了。我回答了一些徐伯伯的问话，在回话的间隙我偷看了一眼徐济，他是长得不错。我注意到他也在往我这边看，而